《三韵声汇》东音系统端、知组声母的历史演变问题

罗健京,皮华林[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英语语言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摘　要] 《三韵声汇》东音系统声母共 14 个,谚文标注为ㄱ、ㄱㅣ、ㄷ、ㄷㅣ、ㄷ、ㄷㅣ、ㄹ、ㅈ、ㅊ、ㅅ、ㄴ、ㄹ、ㅇ、ㅎ,与现代韩语的松音系统吻合。其中端组声母中的一、四等字总体上符合汉语语音的发展规律,读舌头音ㄷ(t)、ㄷㅣ(tʻ)。但是部分一、四等字和二、三等字的知组表现出与汉语端组字不同的发展趋势,存在与精组开、合口字合流的现象,读作齿头音ㅈ(ts)、ㅊ(tsʻ)。其原因在于端组字受到韩语腭化音的影响,而知组受到了韩语中ㅈ/ts、ㅊ/tsʻ、ㅅ/s 的干扰。

[关键词] 《三韵声汇》; 端组; 知组; 东音; 腭化; 母语干扰
[中图分类号] H1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22)02-0077-07
DOI:10.13967/j.cnki.nhxb.2022.0027

《三韵声汇》是 18 世纪朝鲜王朝学者洪启禧编撰的一部重要韵书。这部韵书不仅并记东音、华音,而且打破传统的以华音为主的编排次序,改以东音为序进行编排。因此,李承子说该书“在形式上具有‘韩国式’的特征外,在内容上也以当时的现实音为主记录汉字音,适合韩国人使用”[1]。从朝鲜王朝编撰的所有韵书来看,《三韵声汇》以韩汉音为主进行编排的体例模式,在当时的确具有开创性。

《三韵声汇》有两种音系——华音和东音。金在鲁在序言中说该书之华音“以《洪武正韵》字母为主,而一从《四声通解》谚翻之音”,又说东音“则就行用俗音,而律之以字母”。《四声通解》标注有正音、俗音、今俗音。李得春说“《四声通解》的正音,是守旧的,因为它来源于洪武正韵”,又说“所谓的俗音,就是申叔舟在《四声通考》中标出的 15 世纪中期的汉语音”,至于今俗音“是崔世珍添加的,应该是崔世珍撰写《四声通解》时的中国北方音”[2]。正音、俗音、今俗音虽然是不同的音系,但反映的是不同阶段的汉语语音面貌。因此,不管洪启禧参照的是《四声通解》中的哪种音,他所注的华音乃是汉语音,符合汉语语音的发展规律。但是,东音则不同,是依据俗音而注。而俗音是什么音,反映的是怎样的语音现象我们暂时不得而知。那么,东音的性质及其是否符合汉语语音发展规律等问题也就值得探讨了。限于篇幅,本文研究该书东音端、知组字,发现其中一部分中古端组一、四等字读作舌头音,另一部分和二、三等的知组字一道与精组合流了。为了便于研究,本文先归纳东音的声母系统并构拟相关音值。

一　东音声母符号及其音值

《三韵声汇》卷首列有《洪武正韵字母之图》,并在相应字母之下列出谚文。其后对字母进行说明。三十一字母对应见表 1。

表 1　洪武正韵字母对应表

五音	角	徵	羽	商	宫	半徵半商
五行	木	火	水	金	土	半火半金
七音	牙音	舌头音	唇音重唇音轻	齿头音正齿音	喉音	半舌半齿
全清	见 ㄱ	端 ㄷ	帮 ㅂ非 ㅍ	精 ㅈ照 ㅊ	影 ㅇ	

[收稿日期] 2021-12-03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三韵声汇》研究 ”资助(编号:21YBQ045);湘潭大学教学改革项目“教学语境的创设与音韵学教学改革研究”资助(编号:20XTJ023)
[作者简介] 罗健京(1990—),女,湖南邵阳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博士后。
1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博士。

续表

次清	溪 ㅋ	透 ㅌ	滂 ㅍ	清 ㅊ 穿 ㅊ	晓 ㅎ	
全浊	群 ㄲ	定 ㄸ	并 ㅃ 奉	从 ㅉ 床 ㅉ	匣 ㆅ	
清浊	疑 ㆁ	泥 ㄴ	明 ㅁ 微 ㅱ		喻 ㅇ	来 ㄹ 日 △
全清				心 ㅅ 审 ㅅ		
全浊				邪 ㅆ 禅 ㅆ		

洪启禧在标注华音时使用了 31 个初声符号,但是,标注东音系统的过程中,只运用到了 14 个初声符号:ㄱ、ㅋ、ㅂ、ㅍ、ㄷ、ㅌ、ㅁ、ㅈ、ㅊ、ㅅ、ㄴ、ㄹ、ㆁ、ㅎ。这 14 个符号对应的国际音标分别为 k、k‘、p、p‘、t、t‘、m、ts、ts‘、s、n、l、ø/ŋ、x。除了唇音、牙音、舌音、齿音音值较为统一外,喉音之ㅇ需要作出一定的说明。

构拟ㅇ的音值,我们寻找到三点依据。其一,《训民正音》对ㅇ、ㆆ、ㅎ、ㆁ四者之间关系的描述。书中说ㅇ乃喉音,“像喉形”,而ㆆ、ㅎ皆是喉音。后者是因为“声出稍厉,故加画”而成。言外之意,三者发音部位相同,不同者乃发音方法。除此之外,《训民正音》说ㅌ(t‘)相对于ㄷ(t),ㅋ(k‘)相对于ㄱ(k),ㅊ(ts‘)相对于ㅈ(ts)等皆是“声出稍厉”,可见,发音“稍厉”的因素之一,可能是发音时受气流影响。那么ㅇ与ㆆ、ㅎ对比,其气流是最弱的。又“唯牙之ㆁ,虽舌根闭喉声气出鼻,而其声与ㅇ相似,故韵书疑与喻多相混用”,由此可知《训民正音》中ㆁ对应《洪武正韵》的疑母 ŋ,而ㅇ的发音已与ㆁ近似。其二,《训蒙字会》对ㅇ与牙音ㆁ之间关系的表述。其凡例说“唯ㆁ之初声与ㅇ字音俗呼相近,故俗用初声则皆用ㅇ音”。“俗呼”即当时的口语音。这表明在当时ㅇ、ㆁ作初声时的发音没有太大的区别,二者已经混同了。其三,ㅇ在现代韩国语中的实际音值。现代韩国语中,ㅇ为鼻辅音,但是处于声母位置时只是一个形式上的辅音,没有实际音值,即零声母 ø,而位于韵尾位置时,有实际音值 ŋ。

据上可知,ㅇ、ㆆ、ㆁ三者本有区别。但是随着语言的发展变化,ㅇ、ㆁ的区别慢慢淡化,以致到了现代韩语中,原先初声用ㆁ的地方都由ㅇ替代——从汉语的角度看是指喉音、牙音的合流。这样的替代现象在 16 世纪的《训蒙字会》中就已经存在。近代汉语喉音、牙音中,疑、影、喻等声纽演变为零声母是不争的事实。这不仅在《训蒙字会》中有反映,在同时代的《四声通解》中也有所体现。《四声通解》正音中存在疑母、影母、喻母的对立,而俗音、今俗音中三声纽并不对立,因此孙建元将处于声母位置的ㅇ构拟为 ø,而将ㆁ构拟为 ŋ[3]。《四声通解》成书于 16 世纪,远早于《三韵声汇》。若《四声通解》中处于声母位置的ㅇ都已经变为了零声母,那么《三韵声汇》东音系统中作为声母的ㅇ也应当是零声母了,何况东音系统的疑母、影母、喻母也并无对立迹象。但是,ㅇ不仅作初声,还作阳声韵如东、冬、江、阳、庚、青、蒸等韵的韵尾,因此,我们把ㅇ作韵尾时的音值构拟为 ŋ。

此外,现代韩语声母共 19 个,包括松音和紧音。其中,紧音有ㄲ(k’)、ㄸ(t’)、ㅃ(p’)、ㅆ(s’)ㅉ(c’),松音则为ㄱ(k)、ㄴ(n)、ㄷ(t)、ㄹ(l)、ㅁ(m)、ㅂ(p)、ㅅ(s)、ㅇ(ŋ)、ㅈ(ts)、ㅎ(x)、ㅋ(k‘)、ㅌ(t‘)、ㅍ(p‘)、ㅊ(ts‘)。我们将《三韵声汇》东音声母系统与现代韩语相对比,发现前者声母系统与后者松音系统在类别及音值上都毫无差异。可以看出,《三韵声汇》的东音声母系统与现代韩语松音系统是十分吻合的,说明现代韩语松音系统在《三韵声汇》时代就已经很成熟了。

二 东音系统端、知组声母的演变情况

从汉语语音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古端组的二、三等字在唐五代分化出来成为知组后,在宋代开始与照组合流,到现代演变成了舌尖后音,其余的一、四等字则一直保持舌头音 t、t‘读法。但是,《三韵声汇》中东音系统的端组字则并不完全遵循这样的发展规律,大部分一、四等字读舌头音 t、t‘,少部分则连同二、三等的知组字与精组合流,读齿头音 ts,ts‘。为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看看东音系统精组字的读音情况,再分析端、知组字之音。

(一)东音系统精组字读音

《三韵声汇》中精组字共 2 187 个。从东音系统看,精组字基本上都读作了ㅈ(ts)、ㅊ(ts‘)、ㅅ(s)。由于例字繁多,我们只列数例加以说明。见表 2。

需要说明的是,汉语中精组字在明代读 ts、ts‘、s[4]391,只是到了现代“精系齐撮字转化为[tɕ、tɕ‘、ɕ]”[4]391。但是,东音系统中精组字并未发展出 tɕ、tɕ‘、ɕ。

表 2　东音精组例字

例字	《三韵声汇》东音		现代韩语		现代汉语音	《广韵》语音地位
	谚文	音标	谚文	音标		
蓴	준	tsun			zǔn	臻合一上混精
卒	졸	tsol	졸	tsol	zú	臻合一入没精
啐	쵀	ts'oai	쵀	ts'oai	zú	臻合三入术精
娵	츄	ts'ju	추	ts'u	jū	遇合三平虞精
竣	쥰	tsjun	준	tsun	jùn	臻合三平谆清
簌	츄	ts'ju	추	ts'u	qiū	效开三平宵清
妾	쳡	ts'jəp	첩	ts'əp	qiè	咸开三入叶清
傪	참	ts'am	참	ts'am	cān	咸开一平覃清
切	쳬	ts'je	절	tsəl	qiè	山开四入屑清
操	조	tso	조	tso	cāo	效开一平豪清
眥	제	tsje	제	tse	zì	止开三去寘从
疾	질	tsil	질	tsil	jí	臻开三入质从
酥	소	so	수	su	sū	遇合一平模心
痟	쇼	sjo	소	so	xiāo	效开三平宵心
先	션	sjən	선	sən	xiān	山开四平先心
夕	셕	sjək	석	sək	xī	梗开三入昔邪
榭	샤	sja	사	sa	xiè	假开三去祃邪

注:表中现代汉语拼音参照《汉语拼音方案》,后文亦同。

(二)东音系统端组的音变情况

据统计,《三韵声汇》一、四等的端组字共 1 548 个。其中一等字共 987 个,四等字则 361 个。按照汉语语音发展规律,这些字在明清时代应该读为 t、t'。但是,东音系统中的这些字,一等读不送气舌音 t 的共有 594。如"涂"《广韵》为遇摄定母一等字,现代汉语读为 t'u^{35},《三韵声汇》中也读舌头音为도(tu)。同时,四等读 t 的有 349 字。如"帝"《广韵》为蟹摄端母四等字,现代汉语读 ti^{51},《三韵声汇》中也读舌头音为데(tje)。然而,一等读送气舌音 t'的字 287 个。如"埵"《广韵》中为果摄端母字,现代汉语读 tuo^{214},《三韵声汇》中读送气舌头音为타(t'a)。同时,四等读 t'的字 92 个。如"驒"《广韵》为山摄端母字,现代汉语读 tian^{55},《三韵声汇》中标注为送气舌头音为탄(t'an)。此外,其余的字则都读为齿头音。我们把这些字的中古语音地位及其在《三韵声汇》中的东音、现代汉语音、现代韩语音分类列表如下,以兹对比:

1. 端组字读舌头音

宋元以来,汉语中端组字发展总趋势是读舌头音。东音系统中也是如此,大部分保持舌头音读法,见表 3。

表 3　东音端组舌头音例字

例字	《三韵声汇》东音		现代韩语		现代汉语音	《广韵》语音地位
	谚文	音标	谚文	音标		
翟	덕	tjək	적	tsək	dí	梗开四入锡定
滕	등	tɨŋ	등	tɨŋ	téŋ	曾开一平登定
缔	톄	t'je	체	ts'e	dì	蟹开四去霁定
僤	탄	t'an	탄	t'an	dàn	山开一上旱定
惰	타	t'a	타	t'a	duò	果合一上果定
黮	담	tam	담	tam	tàn	咸开一上感透
靦	뎐	tjən	전	tsən	tiǎn	山开四上铣透
町	뎡	tjəŋ	정	tsəŋ	tiǎn	山开四上铣透
甔	담	tam	담	tam	dān	咸开一平覃端
埵	타	t'a	타	t'a	duǒ	果合一上果端
羝	뎌	tjə	저	tsə	dī	蟹开四平齐端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信息:

(1)东音系统一、四等端组字音变,总体上符合汉语音变的发展规律。东音系统的一、四等端组字中,85.4% 的声母音变符合汉语发展规律,依然读作舌头音 t、t'。其余一、四等字的声母音变则并不符合汉语语音发展规律,读作了齿头音 ts、ts'。但是非规律的音变不是主流。

(2)东音系统保持舌头音读法的字,其声母并不稳定,有一部分继续朝齿音方向变化发展。如上表中的翟、缔、靦、町、羝等字,到现代韩语中读作了齿音 ts、ts'。这一部分以四等字为主。

(3)浊声母清化过程中,仄声字有的也变为送气音,平声字也有不送气的。如上表中的缔、僤、惰等,在《广韵》中为定母上声或去声的字,声母清化后却读为送气音,而定母登韵的滕字依然为不送气音。

2. 端组读齿音

从汉语的角度来看,端组字不与精组字合流。但是东音系统中,部分端组字声母与精组开、合口字相同,读为齿音 ts、ts'、s,见表 4。

表 4　东音端组齿音例字

例字	《三韵声汇》东音		现代韩语		现代汉语音	《广韵》语音地位
	谚文	音标	谚文	音标		
剟	쳘	ts'jəl	철	ts'əl	duō	山合一入末端
悅	졀	tsjəl	절	tsəl	tuō	臻合一入没透
拓	쳑	ts'jək	척	ts'ək	tuò	宕开一入铎透
推	츄	ts'ju	추	ts'u	tuī	蟹合一平灰透

续表

例字	《三韵声汇》东音		现代韩语		现代汉语音	《广韵》语音地位
	谚文	音标	谚文	音标		
駣	죠	tsjo	조	tso	dáo	效开一平豪定
魋	츄	ts'ju	추	ts'u	tuí	蟹合一平灰定
侜	쥬	tsju	주	tsu	dào	效开一去号定
盾	슌	sjun	순	sun	dùn	臻合一上混定
丁	징	tsiŋ	정	tsəŋ	dīng	梗开四平青端
底	지	tsi	저	tsə	dǐ	蟹开四上荠端
揥	쳬	tshje	제	tse	dì	蟹开四平齐端
店	셤	sjəm	점	tsəm	diàn	咸开四去添端
瑱	전	tsin	전	tsən	tiàn	山开四去霰透
薙	치	tshi	체	ts'e	tì	蟹开四去霁透
调	쥬	tsju	조	tso	diào	效开四去啸定
喋	잡	tsap	첩	ts'əp	dié	咸开四入帖定
踧	츅	ts'juk	척	ts'ək	dí	梗开四入锡定
提	시	si	제	tse	tí	蟹开四平齐定

据统计,一等读齿音的字共 141 个,四等读齿音的字共 66 个。在经过进一步分析后,我们得出如下几点信息:

(1)端组不规则变化的字中,一等字占主导地位。在读齿头音的端组字中,一等字最多,占比 62.9%,四等字其次,占比 29.8%,少部分来自二等字。

(2)一、四等端组字在变读为齿头音后,声母比较稳定,继续保持齿头音读法。部分字声母发生变化,只是在送气与不送气之间或者有无摩擦之间进行改变,如上表中的"揥"字由送气音变为不送气音,"喋"字则是由不送气音变为送气音。总体来看,端组字声母在变为齿头音后,稳定是主流。

(3)浊音清化的过程中,平声之字也有保持不送气的,仄声之字却变为送气音。

(三)东音系统知组的演变情况

从汉语语音的发展看,知组从端组分化出来后,慢慢与章组、庄组声母合流,朝着舌尖后音方向发展。但是,东音系统中的知组字,包括章组、庄组字并未变为舌尖后音:一部分字与精组开、合口字相同,读为了齿头音 ts、ts',一部分则读为舌头音。下面我们具体进行说明。

1. 知组字读齿头音

东音系统知组字共 825 个,其中 734 个都变成了齿头音,包括二等字 137 个,三等字 597 个。我们将这些字的相关读音举例列表,见表 5。

表 5 东音知组齿头音例字

例字	《三韵声汇》东音		现代韩语		现代汉语音	《广韵》语音地位
	谚文	音标	谚文	音标		
蜘	지	tsi	지	tsi	zhī	止开三平支知
猪	져	tsjə	저	tsə	zhū	遇开三平鱼知
潴	져	tsjə	저	tsə	zhū	遇开三平鱼知
箠	츄	ts'ju	추	ts'u	zhuī	止合三平支知
楯	슌	sjun	순	sun	chūn	臻合三平谆徹
撑	져	tsjə	저	tsə	chū	遇开三平鱼徹
裎	졍	tsjəŋ	정	tsəŋ	chěng	梗开三上静徹
泜	지	tsi	지	tsi	chí	止开三平脂澄
遲	지	tsi	지	tsi	chí	止开三平脂澄
趎	추	ts'u	주	tsu	chú	遇合三平虞澄
枕	침	ts'im	침	ts'im	zhěn	深开三平侵澄
站	참	ts'am	참	ts'am	zhàn	咸开二去陷知
奓	챠	ts'ja	차	ts'a	zhà	假开二去祃知
侘	차	ts'a	차	ts'a	chà	假开二去祃徹
惷	창	ts'aŋ			chōng	江开二平江徹
澐	잡	tsap	잡	tsap	zhá	咸开二入狎澄
霅	삽	sap	칩	ts'il	zhà	咸开二入狎澄

单看表中的《三韵声汇》东音之字,不论二等还是三等,皆读作齿音。结合其现代韩语读音来看,这类字在洪启禧时代已经变为齿音。此后,声母系统保持稳定,如蜘、猪、潴、撑、啁、罹、裎、泜、遲、澐、趎等字在《三韵声汇》中为不送气的塞擦音 ts,到了现代韩语中依然不变,而枕、站、奓等在洪启禧时代则为送气塞擦音,到了现代韩语中则依然保持送气塞擦音读法。个别声母的音变都是在擦音与塞擦音之间或者送气与不送气之间进行转变,而发音部位未曾变化,如表中的"霅"声母由ㅅ(s)变为ㅊ(ts')),是擦音变为送气的塞擦音。从整体来看,该书中读为齿音的字占知组总字数的 88.9%,说明这种音变是知组音变的主流趋势。此外,知组字浊声母清化过程中,也并不遵循汉语发展规律,如澄母平声的字泜、迟在汉语中读送气音,但是在韩语中一直保持不送气的读法。

2. 知组字读舌头音

知组字并不都向齿音发展,一部分保持舌音读法,见表 6。

知组中这类保持舌头音读法的字,知母有 23 个,徹母 7 个,澄母 47 个。我们知道,中古后的舌上音是从上古的舌头音分化而来,因此,东音系统中的这部分读舌头音的知组字,当是古音的遗留。从表

6 中,我们可以看到这部分字虽然暂时保持了舌头音读法,但是声母并不稳定,其中一部分字的声母在现代韩语中也变成了齿音读法,如上表中的“坻”是由舌头音ㄷ(t)变为塞音ㅈ(ts),而“沾”“逐”则由舌头音ㄷ(t)变为送气的塞擦音ㅊ(ts‘)。

表 6　东音知组读舌头音例字

例字	《三韵声汇》东音		现代韩语		现代汉语音	《广韵》语音地位
	谚文	音标	谚文	音标		
驙	단	tan	단	tan	zhān	山开三平仙知
沾	뎝	tjəp	첨	ts‘əm	zhān	咸开三平盐知
咥	뎔	tjəl	희	xɨi	xì	臻开三入质徹
坻	뎌	tjə	지	tsi	chí	止开三平脂澄
橦	동	toŋ	동	toŋ	chuáng	江开二平江澄
逐	뎍	tjək	축	ts‘uk	zhú	通合三入屋澄

综上,《三韵声汇》东音系统的端、知组字,一部分在保持舌头音(t,t‘)读法的同时,另一部分并没有遵循汉语语音发展规律,都变读成了齿音(ts,ts‘)。并且,那些保持舌头音读法的字,有一部分在现代韩语也跟着变为了齿音读法。我们以图形的方式将它们的变化情况反映出来,见图 1 和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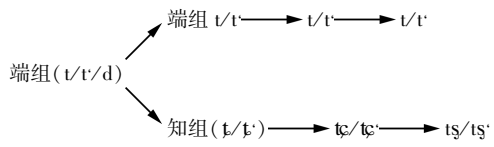

图 1　汉语端组发展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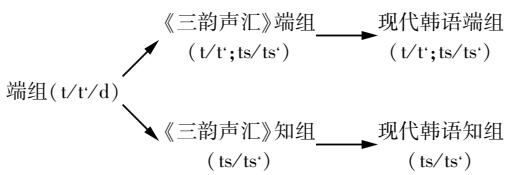

图 2　韩语汉字端组发展主线

需要说明的是,图 1 依据王力《汉语语音史》所绘[4]492。图 2 是韩语汉字音端组发展的主线,少部分端组字到现代韩语汉字音中变为齿音。

三　东音系统端、知组字声母变读为齿音的原因

东音系统中的大部分端组和少部分知组读为舌头音,这是上古端组字读法的遗留,是语音具有稳定性的体现,这点我们很容易理解。但是,令人疑惑的是少部分端组字和大部分知组字声母与精组相同,读作了齿音。更奇怪的是本读舌头音的部分端、知组字在现代韩语中变成了齿音。在汉语语音发展史上,只有知组字经历过宋元时期的正齿音变后,到明清时期基本上发展成了舌尖后音。也就是说,相同来源的汉字音,在后来的演变中,走向了不同的发展之路。那么,东音系统中端、知组字变读为齿音的原因是什么呢?

要回答上面的问题,首先要看汉字音发展的总体环境,其次再分析端、知组字演变的具体因素。

(一)语言接触与汉字音发展的环境

汉字音建立在汉语的基础上,因而它的发展演变与汉语有着紧密的关联。汉语语音发展的环境包括其内部声、韵、调等因素的相互制约关系,都是汉字音发展的环境。如果没有外界因素的干扰,汉字音的变化会体现汉语语音发展规律。但是,汉字音随着汉字传入朝鲜半岛,被韩国学子学习,必然与韩语接触,并与之相互纠葛。

汉字音与韩语的接触,最开始本质上是两种语言的接触。语言接触包括自然接触和非自然接触。“自然接触是指在同一空间不同语言的相互接触”,而非自然接触是指“在不同空间空间通过文字传播或文献翻译展开的”[5]8 语言接触。朝鲜半岛与中原王朝虽然山水相依,但在古代,由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限制,汉语与韩语的接触,主要是以文献典籍的方式进行,因此属于非自然接触。据学界研究,“非自然接触主要是通过文字的学习而产生”[6]。那么,在学习的过程中,母语在目标语学习过程中会起着一定干扰作用——匹配,即母语向目标语的校准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以音质的相似为条件的”[5]12。韩国学子在学习汉字的过程中,会以母语(韩语)去匹配目标语(汉语音),寻找二者的相似点,以期更为便利地掌握汉字音。例如汉语中的重唇音与韩语中的松音声母ㅂ(p)ㅍ(p‘)相近,则在学习重唇音汉字的时候,就以ㅂ(p)ㅍ(p‘)去拼读那些字。并且,这样的匹配不是“一两个音之间的认同”,而是“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匹配”[5]12。也就是说汉字音在一开始进入韩语中可能就系统地受韩语的影响,并且融入韩语后“不再与中国的汉字发生直接关系,而是开始独自发展”[7]272。但是,进入朝鲜半岛的汉字音既然是属于韩语音系统,那么,它的发展变化“不可能一点也不受韩语语音变化的影响”[7]272。

由此可见,汉字音在进入朝鲜半岛后,其发展演

变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不仅仅有来自自身内部系统因素的制约,还随时受到韩语体系的干扰。这是汉字音在朝鲜半岛发展的总体环境。既然朝鲜半岛汉字音的演变环境与汉语汉字音的环境有别,那么朝鲜半岛汉字音走向与汉语语音不同的发展道路是可以理解的。

(二)端、知组字受朝鲜半岛本土音的影响

东音系统部分端组字与知组字音变规律与汉语有别,读为齿音,前文有言,是发展环境不同导致的。具体而言,东音系统的字音受韩语语音的影响。但是,端组字音变与知组字音变的原因又有一定差异。我们分别加以说明:

1. 端组字受韩语腭化音影响

中古后,汉语端组字保持舌头音读法,没有发生腭化现象。那么,影响东音系统端组字读音的当不属于汉语音,而应该是韩语音。据学界研究,17 世纪后,韩语的辅音体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出现了腭化现象,即"舌尖前辅音'ㄷ/t''ㄸ/t''ㄸ/t''受后面元音'ㅣ/i'的影响,变成了舌中辅音'ㅈ/ts''ㅊ/ts''ㅉ/ts''"[7]161。语言具有类推性,并且"它出现在语言中的语音、词汇、语法等各个方面"[8]。既然汉字音融入了韩语中,那么在这一语音现象的影响下,端组保持ㄷ/t、ㄸ/t'读法的汉字,也会慢慢读作ㅈ/ts、ㅊ/ts'。洪启禧编撰《三韵声汇》之时,韩语中的腭化音已经产生,因此,东音系统端组字读为齿音,无疑是韩语语音腭化影响的结果。

2. 知组字受母语干扰

汉语中,知组字在宋代"并入塞擦音和擦音[tɕ]、[tɕ']、[ɕ]"[4]264,到了元代则同庄组字一道变为[tʂ]、[tʂ']、[ʂ]。因此,东音系统知组字读齿音,也不会是因为受到了汉语音的影响。那么,这会不会是受了韩语音的影响呢?我们先看韩语音的发展:

洪起文先生认为"高句丽、百济、新罗先后三个国家的语言中都已经形成了辅音ㅂ/p、ㄷ/t、ㄱ/k、ㅈ/ts、ㅅ/s、ㅎ/h、ㅁ/m、ㄴ/n、ㄹ/r,ㅣ和元音ㅏ/a、ㅗ/o、ㅓ/ə、ㅜ/u、ㅣ/i。"[7]26 但是,这个阶段,韩语中没有产生舌尖后音。后期中世纪韩语声母系统以"训民正音"为代表,其声母体系如下:

全清音:ㄱ/k ㄷ/t ㅂ/p ㅅ/s ㅈ/ts ㅎ/ʔ

次清音:ㅋ/k' ㅌ/t' ㅍ/p' ㅊ/ts' ㅎ/h

全浊音:ㄲ/g ㄸ/d ㅃ/b ㅆ/ʃ ㅉ/dz ㆅ/ɦ

ㅇㅇ/Ø ㄴㄴ/ń

不清不浊:ㅇ/ŋ ㄴ/n ㄹ/r ㅣㅁ/m Δ/z o/Φ [7]92

而近代韩语音系统最大的变化,前文有所提及,一是产生大量腭化音,二是"硬音逐渐增多"和"送气音的增加"[7]165-166,依然没有产生舌尖后音。

由此可见,从古代到近代,韩语声母系统没有发展出舌尖后音,也没有产生影响知组字向齿音发展的音变因素。因此无论是汉语还是韩语本身,都没有直接影响到知组字的发展变化。但是,我们发现,至少在高句丽时代,韩语系统中就已经有了齿音ㅈ/ts、ㅊ/ts'、ㅅ/s。那么知组字的演变方向发生变化,最有可能的原因则受到韩语齿音ㅈ/ts、ㅊ/ts'、ㅅ/s声母的干扰。前文有言,韩国学子在学习汉字音的过程中,会以母语去匹配目标语,而匹配是以相似性为原则的。在知组字从端组中分化出来后,知组字经历了塞擦音[tɕ]、[tɕ']、[ɕ]的音变过程,在韩语系统中与知组字读音相近的声母则只有ㅈ/ts、ㅊ/ts'、ㅅ/s。正是这个阶段,韩国学子在学习汉语汉字的过程中以母语中的ㅈ/ts、ㅊ/ts'、ㅅ/s 去读知组字。因此《东国正韵》序言说"且字母之作,谐于声耳,如舌头舌上、唇重唇轻、齿头正齿之类,于我国字音未可分辨",《华东正音》序言有"至于我东,则初不明其牙舌唇齿喉合辟之妙,故五音相混,宫或为羽,商或为徵,尚无一定之音韵"之言。正是如此,东音系统中知组字成系统地读作齿音ㅈ/ts、ㅊ/ts'、ㅅ/s。

四 结 语

《三韵声汇》东音系统的声母共 14 个,谚文标注为ㄱ、ㅋ、ㅂ、ㅍ、ㄷ、ㅌ、ㅁ、ㅈ、ㅊ、ㅅ、ㄴ、ㄹ、ㅇ、ㅎ,与现代韩语的松音系统吻合。单看东音系统的个别声母的字,端组字总体上遵照汉语语音发展规律进行演变。但是由于汉字音在传入朝鲜半岛后与当时的朝鲜语接触,其演变环境发生了变化,受到韩语腭化音影响而变读为齿音,而知组字则因为受韩语母语的干扰也与精组开、合口字合流,读为ㅈ/ts、ㅊ/ts'、ㅅ/s。

[参考文献]

[1] 李承子. 朝鲜韵书《三韵声汇》及其特征[J]. 东疆学刊,2005(4):57-60.

[2] 李得春.《四声通解》今俗音初探[J]. 民族语文,1988(5):29-41.

[3] 孙建元.《四声通解》今俗音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2010:26.

[4] 王 力. 汉语语音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5] 陈保亚. 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M]. 北京:语文出版

社,1996.
[6] 卢慧静. 语言接触与语言层次研究——以韩国汉字音为例[D]. 北京:北京大学,2014:25.
[7] 安炳浩,尚玉河. 韩语发展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8] 曹聪孙. 论类推法在语言和语言学中的作用[J]. 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4):90-94;51.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Duan and Zhi Initials of Dongyin System in *SanYun ShengHui*

LUO Jian-jing, PI Hua-li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14 Dongyin initials in the " Sanyun Shenghui". They are marked with ㄱ、ㅋ、ㅂ、ㅍ、ㄷ、ㅌ、ㅁ、ㅈ、ㅊ、ㅅ、ㄴ、ㄹ、ㅇ、ㅎ. These initial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modern Korean sound system. Parts of Duan's characters initials are generally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ronunciation, and still read the pronunciation (t) and ㅌ (tʻ). But others are not, and they showed that they w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Jing group, and pronounced as ts and tsʻ.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the Duan words are affected by the Korean velarization, and the reason for the change of the Zhi words is due to the interference in the Korean initials of ㅈ/ts ㅊ/tsʻ/s.

Key words: " SanYun ShengHui"; Duan group; Zhi group; Dongyin; velarization; mother tongue interference

(本文编辑:魏玮)